

· 中国当代
作家选集
丛书 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LU YAO

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

路遥

(京)新登字0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路遥/路遥著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.3
(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)

ISBN 7-02-002478-5

I.路… II.路… III.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②路遥-文学-作品集 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7)第10077号

编 选:陈泽顺 姚淑芝
责任编辑:姚淑芝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332千字 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4.375 插页4

1998年3月北京第1版

199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19.00元



作者像

出版说明

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,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,我们陆续编辑出版“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”。这套丛书,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、短篇小说,诗歌,散文等代表作(包括儿童文学创作),每人一集,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,并附有作家照片、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,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“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”相衔接,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。读者从每一集里,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;各集合在一起,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(长篇小说除外)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。

目 次

优胜红旗	1
匆匆过客	9
卖猪	16
惊心动魄的一幕	
——一九六七年纪事	24
在困难的日子里	
——一九六一年纪事	107
人生	177
早晨从中午开始	
——《平凡的世界》创作随笔	362
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	455

优胜红旗

雨，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。

老槐树上清脆的钟声，回荡在村庄的上空，唤醒了熟睡的人们。

二喜钻出热烘烘的被窝，隔着窗子听了听，檐水还滴嗒着，雨还没停。

他伸了个展腰，把浑身各个“关节”，弄得“叭叭”作响。

他重新依在枕头上，袒露着黑红红的膀子。一股喜气爬上了那张年轻的脸——他的思想又回到了前些日子……

前一晌，在大队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中，农田基建队分了两个组：一组由大队党支部委员石大伯领导，另一组由他这个团支部书记领导。两组龙腾虎跃地展开了一场热火朝天的竞赛。在那些日子里，大家都是“天不明起身半夜里回，两手老茧一身泥”。工地上，歌声笑语，人来车往，交织着一片镢头和铁锹的闪光；拍打梯田塄子的“乒乒”声，像六月里连枷上了场，震得崖畔直吼叫。

工地黑板报上，那两条表示进度的红粉笔线，在交替上升着。

石大伯真不愧是个吃钢咬铁的老汉。别看他身架瘦小，力气却大得惊人，周围几十里路上，谁不知道他的名声！

他使用的铁锹又大又重，别人拿上干一天，累得腰困腿乏，可一到他手里，就像拿起他的烟袋锅那样得心应手。你看他那

架势：一条腿撑着，一条腿蹬着，两只铁钳似的胳膊，把个沉甸甸的铁锨甩得圆舞舞的，汗水把那件老布褂子都湿透了。他打过的梯田垅子，硬得像铁壳壳。他一边拍打，一边还向大伙招呼着：“胳膊上用点劲！”“打结实！”……那股子劲头呀，真叫他这后生怯火。

但是，二喜这个小牛犊子怎能服输：你“石匠”光穿个小白褂子，咱就脱个精身子；锨没你的大，你拍一下，咱就拍两下，反正要赶到你头里！组里的这把子人马，也真争气，干起活来，一个个呱呱叫……终于，他领导的组比石大伯领导的组，提前一天完成了任务。

由于这几天生产任务紧张，大队一直没机会开会，发“优胜红旗”的事已搁了好几天。下雨不能出工，正好开会，这是老规程。再说老支书昨天从县上开会回来，今早上开会，十拿九稳。想到这里，二喜一个鱼跃坐了起来，穿好衣服，“腾”地跳下了炕。

开会的钟声真的响了，二喜微微一笑。他把烟锅往口袋里一揣，顺手拉开门栓，便踏入蒙蒙的雨雾中。

当二喜走进挂着“跃进大队革委会”木牌的窑洞时，窑里还空朗朗的没有一个人。

他坐在炕栏上，香喷喷地抽着烟。瞧着墙上那面“优胜红旗”，他的心，不由得喜滋滋的。他真想过去摸一摸那光闪闪的绸面，看看它是不是和家里的锦花被面一样粘手。

门外几声咳嗽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老支书和大队会计三宝，说着话进了门。看见他们俩，二喜明白了：今早上开的是干部会。

三宝一进门，就捅了二喜一拳头：

“这蛮牛小子，还真有两下，把‘老石匠’都赢了！”

“你小子敢的话，咱两个也赛一回！”二喜笑嘻嘻地还了三宝

一拳。

两个年轻人的几句戏笑话，没有逗乐老支书，他紧皱着眉头，在思索什么。

各生产队长都陆续来了。

开会前，少不了—些“乱弹”，大伙你—言，我一语，把个会议室闹得热腾腾的。

二喜—边轻松地抽着旱烟，—边瞅瞅会议室里的干部。这时，他发现石大伯还没来，心想：平时开会，他都是第一个到场，怎么今天……这个“优胜”……

老支书刚要像往常—样，说—声“言归正传”时，发现石大伯还没来。就问和他挨门住的一队长栓虎。栓虎说：“他那关节炎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昨天黄昏，我见他—跛—跛地在我们队的场里垛糜草，我让他回去休息，他说你来了正好，咱们—块垛完它。还说他腿上的‘气象站’预报晚上有雨，这点散草不垛起来，会被雨沤坏的。今早上大概腿又痛得不能动弹了，我也没叫他。”

老支书听完了栓虎的报告，脸上显出了不安的神色。他叫大队“赤脚医生”三宝吃完早饭后，立即去给石大伯扎针。随后便宣布开会。

老支书首先传达了县委“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”的精神，慢慢又把话题转到大队前—段的竞赛活动上。他表扬了全队社员在这个运动中所表现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中间几次提到石大伯和二喜的名字，二喜不由得耳门子—热。

老支书渐渐地提高了嗓门：“要让大寨之花开在咱队的土地上，就得先让大寨之花开在咱们的心头。我们现在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，也要发扬大寨人的精神，大寨人的风格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—心为了共产主义。不要把劳动竞赛搞成锦标主义。广播里不是常说，现在世界上打乒乓球都是‘友谊第—，比赛第

二’嘛!”

老支书的滔滔话语，压住了窗外的风雨声。

老支书接着说：“咱们农田基建队的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，等天一放晴，就在工地上开大会，把县委的指示精神传达给每一个社员，顺便也就把‘优胜红旗’发了。”

老支书讲完话后，大家又商量了其它几件事。

散会后，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。

二喜跨出队革委会的大门，在回家的泥泞小路上，一步一滑地走着。

秋末的田野，恬静极了。一缕缕青蓝色的云雾，缠绕在远处的山腰上。地里那一片片金黄色的浪涛，早已被勤劳的人们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只有那一排排的庄稼茬茬，披挂着晶莹的水珠珠。

二喜一边艰难地走着，一边盘算：天一放晴，他就要在工地上当着全队社员的面，代表小组，从老支书手里接过那面红光闪闪的“优胜红旗”了。那时候，全组人马都会乐呵呵的，调皮的铁蛋准会高兴得翻个跟斗！是的，谁说不应该高兴呢！这是大家艰苦奋斗的结果呀……

二喜越想越热乎，头上的毛巾下面，已经沁出了一层小汗珠，他索性把扣子解开好几道。此时，他竟改变了回家的念头，大步向老高山基建工地走去——他要在那块亲手整治好的土地上转一圈，看一看他和石大伯，和全体基建队员在陡斜的山坡上，用血汗筑起来的“盘山龙”。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充分抒发他此时的激动心情。

现在，如果有谁和这个小伙子一块走路的话，你会撵不上他那轻巧得像风一样的脚步。

老高山离村子并不远，不一会儿，二喜便兴冲冲地爬上了梯

田畔。眼前的一切，使二喜那股子高兴劲，霎时跑到了九霄云外，一身热汗变成了冷冰冰的凉水！

他伤心地看见：北面，石大伯组修的梯田整整齐齐，在风雨中巍然不动；南面，他们组靠山头的两条梯田坎，经不起风雨的冲刷，塌开了三四个豁子……

二喜麻木地站着，脑瓜里像钻进一群蚊子，嗡嗡直叫。

突然，一阵“乒乒乓乓”的声音，把他从呆迷中惊醒，他仔细听了听，这声音是从塌了的梯田埂下面传来的。

他紧走几步，来到一个小土岭上。天啊！他真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——那不是石大伯吗？

是的，这人正是老支委石大伯。他正挥舞着他那沉甸甸的铁锹，铲掉倒塌了的田坎，准备重新修筑。那斑白的头发和胡子上滴着水珠珠，雨水淋透了的粗布衣，被风吹得贴在身上，显得更加瘦小了。但是，此时这个瘦小的老头，蓦地在二喜的眼睛里，变成了一尊巍然挺拔的铁塔！二喜的眼睛模糊了。石大伯那一字一板的话语，又响在了他的耳边：“年轻人，干活可不能马虎啊！你们好胜心强，这不是什么缺点，但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去争取胜利。毛主席说，要多、快、好、省地建设社会主义，这几个字少了哪一个也不行，可万万不能图快不顾好啊！……”

眼前的情景，使二喜痛苦地回忆起一桩往事……

那天，太阳刚刚偏西的时候，他们组的梯田已接近最后完工，而石大伯组好几条田坎还没动一锹土。看来，得这一轮比赛的“优胜红旗”，是无疑问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石大伯过来和他“对火”抽烟。

火对着后，他噙着烟锅，正要挥锹接着干时，石大伯却一把拉住他：“歇会儿吧，蛮牛小子，把老汉撵得连气也喘不过来！”随着一串爽朗的笑声，一只温暖的手搭在了他的肩上。

“看了你这股‘牛’劲，大伯打心眼里高兴！往后可要多注意点儿身子；年轻人，使劲的日子还在后头呢！再过一些年头，咱们村，咱们陕北都要变成‘花果山’‘米粮川’了。为了这一天快快来到，咱们要一辈一辈苦干、实干下去！”石大伯疼爱地抚摸着他的肩头。

“石大伯，你……”

他清楚地记得：当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烁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，四只结满老茧的手，是那样紧紧地、紧紧地握在一起……

“完工以后，把老镢，铁锨，土车子都收拾到‘山窑’里，不然，风吹雨淋会损坏的。”石大伯叮嘱以后，便向他们组的工地走去。

没去多远，石大伯就呐喊他过来。

“你看，这儿‘夹生’了。”

“啊哟！”二喜惊叫了一声。可不是嘛，不知谁把好多干土块拍在了梯田埂坎上。

“这埂坎不结实，应该返工。”

“返工？”现在好容易赶在了前面，如果返工，那……可是，这“夹生饭”也不能吃下去啊！突然出现的情况，随即勾起的矛盾心情，使他不知如何是好，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二喜，要盖高楼大厦，一砖一瓦都不能马虎！”石大伯一字一板地说。

他的心口火烧火燎地难受。

稍停了一下，石大伯又说：“家具不够的话，过来拿上几把。”说完就离开了。

他气呼呼地把全组人集合起来，问这营生是谁干的，大家都说是铁蛋推土车时，把几车子干土块碰翻在新挖的湿土里……

太阳隐没在火红的晚霞里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

“今晚上再不能叫同志们夜战了。可是，这是节骨眼啊！”他反复考虑着。

一会儿，眉头上那团疙瘩舒展开来了，他笑了，立即吹响了收工哨子，让大家回去休息，自己装着收拾工具，留在工地上。

当众人的影子远去的时候，他挥起铁锨，把梯田塄坎上一块块干土剝了下来，又把一锨锨湿土补了上去……就这样，从暮色初罩，一直干到夜半鸡叫。

他总以为这两条梯田不会出麻达了，可是现在……

二喜站在风雨中，火燎似地难受。他现在才清醒了：不除去内部的“夹生”，再结实的塄坎也要塌陷的。他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听石大伯的话，重新修整这两条梯田坎！

他带着内疚的心情，转过了身子，“噚噚噚”地冲下山，向老支书家里跑去——他要向老支书诉说这一切……

不多会儿，老槐树上的钟声响了。老支书扛着镢头和二喜一起向老高山走去。

他俩赶到工地时，石大伯还在那里挥舞着铁锨，“乒乒乓乓”地收拾着梯田塄坎。

社员们闻讯后，也都纷纷拿着工具来到了工地。

老支书紧紧地握住石大伯那双结满老茧的手。他感觉到：在那湿淋淋的老布衫子后面，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。此刻，一连串熟悉的身影，迅速地闪现在他的脑海：扛长工时，那个和他一同吞粗糠、睡马棚的伙伴；土改时，那个赤着脚片子和他一起斗地主、分田地的“石委员”；打胡匪时，区游击队上那个带伤炸毁敌人汽车的“石老虎”；成立互助组、合作社时，那个报头名的“石带头”……从陕北闹红到现在，风里雨里几十年，这个人称“石匠”的共产党员，就像一块“金刚石”那样，实扎扎地铺垫在革命大道上啊！

老支书激动得有些颤抖，他脱下自己的棉袄，披在石大伯的身上，千言万语只说了一句：“老石，快回去暖暖身子吧！”

石大伯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说：“大家都来了，我怎能下‘火线’？咱就一块干完它！”

这时，二喜眼角里噙着激动的泪花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，默默地站在石大伯跟前。

石大伯拍着他的肩膀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现在咱一搭里刨掉旧的，重修新的，让它永远不要塌陷！”

老支书一个“干”字没落地，一把把明晃晃的老镢、铁锨，早已冒着雨丝，向塌陷了的田坎开战……

浩荡的东风吹退了云层，雨，停了。

在金灿灿的阳光下，被雨水泡塌的梯田坎，又重新站了起来，一层层盘上了高高的山顶。

战斗结束后，老支书展出“优胜红旗”，望着一张张冒着热气的脸，像是在问：“把它发给谁？”

二喜第一个放开嗓门呐喊：“发给石大伯！”

接着，大家一哇声地呼应：“发给石大伯！”在老支书身边，石大伯一手握着那把沉甸甸的铁锨，一手拉着二喜，又是一字一板地说：“‘优胜红旗’，还是发给二喜他们组。后生们那股子虎劲，是咱闹革命的宝贝。年轻人出点岔子怕什么？只要敢打‘牛筋石’，就能炼出好匠工！”

大伙一哇声：“还是发给石大伯！”

老支书点点头，深情地把红旗交给石大伯。

石大伯看了看耀眼的红旗，又用深沉的目光望着大家说：“这面‘优胜红旗’，应该插在战场的最高处，让大家时刻不要忘记：我们应该怎样争取它！”

匆匆过客

天还没有亮,我就急忙向汽车站赶去。

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,灰暗的云层在头顶静静地凝聚着,空气里满含着潮湿。凭老经验,看来另一场大雪就要降临了——真的,快到汽车站的时候,觉得脸上似乎已经落了一颗冰凉的雪粒。我的心情沉重了。明天就是春节呀!要是再下一场雪,班车一停,回家过节就根本不可能了。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车站候车室。

我的心立刻凉了。自以为今天来得早,实际上大概是来得最晚的一个。只见候车室里已经人头攒动,吵吵嚷嚷的,乱得像一个集市。

失望中,我赶忙把目光投向售票处。

在 802 次的售票口,我看见车次牌上用粉笔写着:增加一辆车。

一种难言的兴奋涌上心头。我笑了。我觉得我是面对着我的老伴和孩子们笑的。好!今天大概能回家去过春节了。

当我正要赶过去排队买票的时候,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微弱而苍老的声音:

“那位同志行行好,给我买一张去桃县的票吧……”

这声音是绝望的,似乎不是对着某一个确定的人,而是对所有在场的人发出的一种求援的呼唤。

同情心使我忍不住停住了脚步。只见我旁边的一张椅子上

蜷曲着一位老人——正是他在反复喃喃地念叨着刚才我听见的
那句话。他衣服虽不十分破烂，但蓬头垢面的，并且看来身体有
病，使得面容十分苍老和衰败。不像是乞丐，因为我看见他手里
捏着买车票的钱。是串乡说书的民间艺人吧？但又不见带着三
弦。我想：总之，这大概是一个无力去排队买票的人。

当我认真朝他脸上看去的时候，我才认出这是一个盲人！

我顿时感到一种愤愤不平了。当然。我首先气愤这个汽车
站——竟然不能解决这样一些完全应该解决的问题。但我更气
愤这个候车室里的人。在这些人之中，竟然没有一个肯为这不
幸的老人帮忙的！

这种庄严的思考当然首先感动了我自己。我想我应当帮助
这个老人。

我瞅了一眼去桃县的售票口：正好！803次和802次的售
票口紧挨着，并且车次牌上写着“增加两辆车”的字样。

我急急忙忙赶了过去。

我在两条队伍的末尾，犹豫了一下：先排哪个队呢？如果现
在去给那个瞎眼老头排队买票，我自己的票十有八九买不上了；
我将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滚回单位。但如果我要是先给自己买
票，那老头的票也把握不大了。

我内心里不觉隐隐升起了一股懊丧的情绪：呀！你自己仓
促地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难题。

很快，我又谴责自己的这种情绪了：是的，你的确没有为那
个不幸的老人公开承诺什么，但你在心灵中不是把某种责任承
担了吗？你刚才不是义愤别人不关怀那个老头吗？好！你自己
关怀了，可又懊悔了。这像什么话！

但是，先买谁的票是个很快需要确定的问题，因为两个队伍
后面都在继续增加排队买票的人。如果不很快做出决定，说不